



百氏文集

六十八 六十九

~ 16
3345
34



門 16
號 3345
卷 34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九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
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
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
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原安三郎氏贈

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
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
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
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
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
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
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
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
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
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裏

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惓
惓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
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
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棊酒嘯咏之態與人
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
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
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畚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為海州刺史一子曰鐵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為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為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儉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露先代僕使之老病

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非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損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二年三月一日疾終於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其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

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
 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
 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
 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議表誌其可
 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
 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
 泉戶作範闈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

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
 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
 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
 不勞入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
 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
 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
 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分律於
 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
 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
 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太寺居十補

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勸宣佛令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貫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瑒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

見操成是功操自請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入十一矣朝
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誠俾無廢
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
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
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
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
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
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
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
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
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
於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
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
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
二州去年晚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
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
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
不異前後相去二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疑
 清香最爲警衆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
 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遠水一去緜
 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二百六十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尸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筓凡放
 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
 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
 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
 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
 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
 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
 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自錢塘至鹽
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
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
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
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
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
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俗云決放湖水不
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
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
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米亦
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

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
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
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
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窳并諸小窳關非澆田時並須
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
爲之防其窳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
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窳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
且一尺爲限過

此項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
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
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
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
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
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
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郵黎元實
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官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且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
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
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
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

以聞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

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又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太子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

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科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

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者即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波羅密毗梨耶波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

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百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

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
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
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
時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
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
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廻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
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
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啟通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
心精微真學奧祕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
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太畧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太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懽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
 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
 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
 設如有少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
 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
 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
 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
 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
 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

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敘
 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
 敢自敘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峯
 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
 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
 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

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
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
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臧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
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峯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浸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
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
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上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
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臈之僧歲不下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
徒附而化者甚眾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

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
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
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
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
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齋廟佛僧暴露士君子惜
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為庶子賓客
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

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水主是償初
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
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
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
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
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
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
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太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太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

缺壘積覆漏朽墁之功必精緒聖之飾必良雖一日必
 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城於是龕
 像無燥濕陟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
 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
 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
 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為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
 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
 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
 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
 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

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
 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章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
 一例加估徵錢晏頓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
 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
 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為獨屈况晏累為宰牧皆著
 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眾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

陽窮餓至其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
 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反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
 父洧卽正己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
 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橋
 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
 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
 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

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練氣絕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
 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儻蒙賓彼
 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鸞鷟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禪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主之令猷貢士推能
 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
 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曰君已
 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
 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
 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
 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
 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徃
 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
 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
 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

者所嗚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裡捨此何以啟齒而
 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
 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
 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
 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
 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
 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
 始居易頓首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八終

敬告長卿首
曰修白吳各書味卷自太味六平冬裝要影以丑之
水謂以州而某合浦三卷與此卷為不
中野之出入未實與卷也
未嘗夫事然野書之向書東之
野書之出入未實與卷也
未嘗夫事然野書之向書東之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碑序解祭文記 九十二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
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汚不
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非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

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度之孫太子官門郎
 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
 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
 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
 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
 鎮州宣慰副使甄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
 次其年十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
 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
 九歲弄筆視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

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
 不粒食者累歲顯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
 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入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
 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
 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
 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
 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
 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業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
 與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
 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

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與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途其皆達者乎

釋氏經典自經品眾佛之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四言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寶相法密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二十一萬六
 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肯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
 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
 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久作
 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說有人書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
 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
 之勝在西北隅西閤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
 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
 島樹橋道閒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
 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

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
 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
 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
 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
 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篋
 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是法酒味甚
 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
 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
 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
 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

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鶴淚之夕拂
 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
 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
 或疑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
 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
 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
 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一庭有橋一船有書
 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
 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

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
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
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因繼之
解具微
之前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
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
更棟好者寄來益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
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
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

追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
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
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
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規何癖習如此之甚歎而
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况他
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
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
亦老矣宜囊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
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一年十月十五日樂夫重
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
徃徃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徃一復欲罷
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
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二
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輿扶
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
卷仍寫一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
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
之二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

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
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
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
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
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
富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巳酉歲三月
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太和三年歲次巳酉六月巳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
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貞太節輔
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
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文
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
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
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往復再三豎是
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為中書舍人日尋詣普
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豎是香火因緣漸

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
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
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
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
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即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
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咲言蒙推獎窮
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
薦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暨索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
非空靈鷲山中既同前會現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

君先後間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
十一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
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夔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
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
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
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
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

長告或求分司卽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
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
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
饑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
知平善骨兜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
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院堂已成徃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

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死然唯是魂
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
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
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期望晨夕
饗莫復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
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
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闔筋力日衰黃
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
北村爾坐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台骨且相
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莫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
之閒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
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內從表第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
之生在生六天樹名制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在生六天遭罹禍
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莫
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
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
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口觴之會

白集

卷六十九

十

連按
廣韻綢繆
詩言綢繆
宋新

軒蓋之游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
實倍於衆情永訣奈何長慟而已鞠情兼中外分辱眷
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
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
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畧政術文華四科全才

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羣猷故風聲但懋於藩方功
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
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
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膝未足爲喻死
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
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
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
洛醉別愁淚投我一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

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
 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鬚髮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
 及公捐館於鄂悲計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附英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吊唯道皇天無所知
 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
 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
 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別既往
 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
 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
 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
 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亾而毛存者
 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
 為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

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六代祖也唐興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與兵挫敗賊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虵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入常聞公

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為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脩轉常州錄事參軍觀察課賦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一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太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為人儀表魁梧氣概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

身以文飾更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一鎮
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
而成焉太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銘鎮富貴燁耀那
家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折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
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
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
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
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過冠思奮奇功銅印
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瀟塗窮竟敢羽翮不展心

習天道有知善積慶鍾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

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婆娑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
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喪開
生其人故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
大師醮郡鄆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
師出家十九從泗洲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
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
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

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又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廚廡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燬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侍中名智興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為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臧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一千若干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太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碁布如自地踊若

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鐘梵有常聲四眾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人中亦為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太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眾萬輩恭敬悲泣備沮樂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塲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弘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歸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

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
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既成
而化侍中以撰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
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
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繫我大師亦
有大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
毗尼象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
儀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知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

塔勤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太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

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
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
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
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如暈不食肉不見戲年十二授
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徒舍
濟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
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寢高

名寔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
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
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
也太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
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
槃儀移遷於龍門祖師塔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
法遷柩于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
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必覓筆切勢百千人乘律
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
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

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為東王城十大德首為南瞻部八
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眾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
搗莊加切無畏鼓降內外魔凜平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
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宴坐齋心領
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
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
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一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
塵之影利益一切眾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
公洵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

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
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為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
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
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九終

